

沙健庵居士往生记

印光大师增广文钞卷四 净土十三祖印光大师著

沙健庵，名元炳，江苏如皋人。其品行操持，文章道义，皆足以为末世楷。其学重躬行，不尚词章，其志务尽分，不慕荣宠，以故登太史第后，家居奉亲，冀尽子职，不入仕途。初未知佛为何如人，经具何如义，循袭乎韩欧程朱之说，谓佛法为圣道害，而于国于民，皆无所益也。逮辛亥国变后，闷极无聊，常存超出此世界想。试取佛经读之，见其义理精微奥妙，圆融超脱，始知佛为大圣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，若出幽谷，得睹天日，不禁喜极而悲，惜数十年拘墟之陋。从兹潜心研究，受持读诵，以冀亲证本有佛性，不致常为六道轮回中人。民国十二年癸亥，年周花甲，厌世之心益切，适谛闲法师莅如讲弥陀经要解，亲预法筵。遂知净土横超法门，为等觉大圣，逆恶小凡，同于现生，仗佛慈力，出此娑婆，登彼极乐，随己根性，而得证入之道。于是专修净业，以期往生。次年崔益荣来山归依，与光言居士之学问修持，因令持文钞以相赠。次年陈正有以所作斥丧中食肉饮酒论见示，据经引史，明辨以晰，知居士学有根柢，志希圣贤，虽未相见，而彼此各皆心许为神交矣。去夏闻光至沪，即欲来见，以病不能出门，未果，犹期异日来山请益，迄至将终前，与友谈论，引为憾事。然既生西方，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，未见一粥饭僧，又何所歉。至秋，左腋患痲，继以咳血，入冬益甚，中西医均无效，得无以修持力，转重报后报，为轻报现报，以了宿业乎。至腊月十一，遂卧床不起，乃将生平著作，付门人项本源，黄文浚，略嘱咐家事。颇悔从前改广福寺为议会，迁移佛像，有赞成之过，命其子进，出三千金，于东门广慧庵，改建佛殿，以赎前愆。又令家中眷属，日夜轮班，在床前念佛，即至临终，亦复如是，不得预为洗濯换衣，及哭泣等，殓以布衣，勿用绸缎。丧中无论祀神待客，勿用酒肉，吾尝作论斥世，汝等切勿随顺恶俗，陷我于罪。又令请僧助念，必期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于床前设香案，供阿弥陀佛接引像，面对慈容，口念心忆，专精一致，概不提及余事。二十四夜，病益殆，僧众咸来助念，居士正念分明，声默相随。延至二十六，虽不闻声，口恒翕张。午后气益促，家人及僧众念佛声益凄紧，至酉时，遂溘然而逝。颇有异香，大众念佛益烈，逾二时顶犹温，直至天明，始停佛声，为拭体著殓服，举哀，其子能奉命无违，可谓真孝。噫，若居士者，可谓宿根深厚，见地高超，言行相应，内外一如。据数年来之修持，及平素之信愿，临终之景象，殆中品上生者乎。以孝养父母，行世仁慈，具真信愿，摄心净念故也。然一得往生，当必地登不退，忍证无生，渐次修习，以至圆满菩提而后已，又何歉憾乎哉。兹撮取其徒项本源，其子进，并吾徒崔益荣所述而记之，以期后之辑往生传，及隐士事迹者，有所本云。